

市场经济与文艺定位

张 凌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市场经济与文艺定位

主 编 张 凌

副主编 乐 铄 张冠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市场经济与文艺定位

主 编/ 张 凌

出 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022)23364046 转 519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制 版/ 天津市宝坻县第十印刷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29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63-689-3

I · 056

定价: 18.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

河南联发实业贸易总公司
教育基金特别资助

目 录

序	(1)
关于商业社会与艺术家的反应的对话	(15)
当代审美文化的表现形态与价值选择	(42)
当代艺术家的心理错位	(73)
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类后现代”	(104)
90 年代文学的道德失范	(144)
当前语言生活评析	(164)
批评与借鉴	(188)
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意义	(225)
文化市场与产业化管理	(259)

序

一

《市场经济与文艺定位》为 1996 年立项的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项目,经课题组努力,已圆满完成。

90 年代,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到来,必然带来文化领域(包括文艺领域)的变革,它既焕发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使文艺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和其他许多值得研究并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就是本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中人与物的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物的依赖。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具有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依赖主要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人变成物的奴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的制约,人对物的依赖有了特殊的意义,即它使人对物的依赖向积极方面转化,人可以通过物来实现自己,并自觉地把物变成实现其内在本质的力量的有效方式,使人不完全盲目受物的支配,人依赖物是为了使物服务于人,人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中表现出人的独立性和价值取向,实

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自觉地创造财富,使物成为人的发展基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殊本质并不能完全取消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只是表现出质和量有所不同而已,市场经济对人的各种负面效应仍然存在,其根源仍然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上,这种负效应表现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商品化倾向等等。上述,就构成了本课题的逻辑起点。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虽然我们不能将文艺作品等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但这一精神形态的东西毕竟具有了商品属性,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商品化倾向;大众审美文化随着市场经济而诞生,它的发展势不可挡,它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容忽视的生力军,然而它所扭曲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市场经济解放了作家的艺术生产力,使文艺出现了繁盛局面,同时,由于在商品世界中人对物的依赖性的不可避免以及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所以,使得一些文艺工作者创作心理错位、道德失范,并出现“西化”倾向,甚至一些语言混乱现象也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文艺出现的这些使人担忧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曾批评过,可兹借鉴。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更可以作出科学阐释,为我们调整、制定文艺方针并加强文化市场的调控和管理,提供指南。这便是本书论述的逻辑序列。

二

本书作者从不同侧面对我国 90 年代文学艺术进行剖析,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人学角度,提点看法,供参考。

人是什么?用哲学家惯用的话说,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有的人说人的性本能就是人的本真,所以,作家就大写人的性生活。

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人的本质的自然方面。自然界的发

展和变化是永恒的,又是客观的,人就是在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定阶段中出现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脱离了动物界。人脱离动物界的显著标志一是劳动,二是思维,劳动是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靠它使猿变成了人,靠它又不断使人升华。另外,因为劳动使人思维器官以及与思维相关的部分产生和发展,人接收第二信号系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语言接收上,并且靠语言实现思维,因为人有了不同于动物的思维能力,所以,人可以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人可以具有超前反映,即预见未来。人从自然中来,又在自然之中,人不同于一般自然,又依赖一般自然,人和自然是否定性的统一。人来自自然,来自动物,就决定他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动物性,也就是本能性,人的动物本能是人的自然基础。

我们在谈论人的本质的自然方面时,决不能将这种自然或人的本能抽象化,如同在谈人的精神性时不能将精神抽象化一样。哲学史上这两种抽象都存在过,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这两种抽象达到了极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将人抽象化,他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意识,把自然界当成绝对理念的外化,对自然界的否定是为了发展人,即抽象的精神发展,恢复绝对理念。在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中,虽然潜藏着历史感和劳动观,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种历史和劳动都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史、抽象的精神劳动史。恩格斯也曾指出,从人的实践活动看,人们是一天天学会理解自然,学会认识对自然的改造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就会愈加感觉到和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黑格尔在精神上将人提高,在自然上将人贬低,他是个唯心主义者。从文学史上看,受这种哲学影响,拒斥人的肉体存在和欲望的追求,人成了僵尸。另外,发展人的抽象精神,可能导致人的神化,文学成为某种观念的图解,人物形象变为灵光,这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也可以找到踪

迹。

片面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就不可能是抽象的吗?回答是可能的。费尔巴哈就是一例,他批评黑格尔时,自己却走向了反面。费尔巴哈把人看作生物学上的一个类,人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的本质是类本质、自然本质,单个人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人只有在类中才能摆脱这种局限。他把依靠男人与女人对立存在的爱,当作人与人之间的生物需要的联系,并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他只把人看成是感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所以,当他分析自然时,他是个唯物主义者,然而,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个唯物主义者。有些文学作家,当他们描写人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费尔巴哈的泥潭,把人物刻画成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然抽象物,不是从人与人、人与现实的冲突中,塑造有血有肉的形象。有的人热中于赤裸裸的两性关系描写,渲染私通的合理性,赞扬乱伦的意义,羡慕一夫多妻制社会等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两性关系描写,问题在于怎样写,文学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甚至是不朽的著作,如《红楼梦》、《阿Q正传》、《复活》。文学描写人的自然属性(包括两性关系)应符合尺度:第一应给人以审美享受,而不是腐臭烂肉的展览;第二应是现实冲突的一部分,显示某种社会意义,而不是非批判性的宣泄;第三应具有一定文化内涵和历史感,而不是引不起人深思的一块白板。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有些作家审美心理是扭曲的、道德是失范的、艺术表现是肤浅的。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通过对人性自然主义描写,达到消解意义、抹平价值、否定道德力量的目的,这就使文学走得更远了。就道德来说,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本性的标志。但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不断有人提出的自然本能是人类道德的本质,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动物的自然本能从根本上说就是动物的标志,它被这种本能所左右,或者它就是这种本

能,在这种本能表现中,没有任何自由自觉。而人虽然也有自然本能,但这种本能产生和结果,都带有人性的因素,它受到人自身的制约和控制,甚至可以说,人的这种本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进化和净化(例如:人有食的本能,但人不再吃人;人有性本能,但人不再与兄弟姊妹发生性关系;人有进攻防御本能,但人不再无限制的杀戮。)也就是说人可以把自然本能纳入道德限制的范围之内,同自身的自然一样,当作客体对待,不断使这一自然人化,使之成为社会本能,意识代替了人的本能,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那种肆意描写人的本能,并把它当作冲破道德的革命,就不具现实性,同样,像老弗洛伊德所说本能是创作的动力,也就不那么具有合理性。

看到人的本质的自然方面,对文学创作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承认人的自然化,就是承认客体、客观世界的存在,对于艺术思想来说,是艺术唯物主义的前提,提醒作家对现实世界的重视,当作家认识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而且认识到这种转化是必然的)时,才会领略到人的无比丰富性,才会体味到人的存在的现实意义。

其次,人的自然化是人的存在的转化,它承认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人的各种实践的加强,使人更加完善(比如人脑的形成和语言的出现)。人的每一种本质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文学作品把人的自然性当作恒定的魅力,艺术就不是活的人的艺术,抽象的自然人就不是艺术的对象。

再次,承认人的自然化,就意味着对人的神化的否定,将人神化,就是将人本质异化为神。中世纪曾出现过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学说,在我国曾出现盲目崇拜个人的理论,结果都导致对人民群众的否定,使艺术走进死胡同。

三

人从自然中来,又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对象。人和社会是同时产生的,社会是在人们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中出现的,所以,人必然是社会化的人。人的自然本能对社会的人来说,最终必然带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① 在社会中通过劳动实践,自然界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社会、人的统一关系中,人始终是主体。人这一主体性体现,恰恰说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这是对社会、社会关系的经典性规定。人作为自然、社会、思维的统一,首先就是从劳动,即从生产力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生产力中人和自然是分不开的,生产力中人任何时候都是自然的人,但同时又是一定历史关系中的人,他必然是活动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劳动不是游离社会的,它不仅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表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劳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抽象的,只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在这之中形成和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立社会关系。可以说,劳动、生产是人的社会性的最初动因,带有本原性,同时,也是人的社会性的最丰富的内容。

各个阶段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同的,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有序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并把思想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反映经济基础的各种思想关系是上层建筑,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作用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决定在分析人的本质时,必须把人放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中去把握,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仅仅把人放到自然中归结为自然本质,也不能单单把人放到思想领域中归结为精神本质,这两种对人本质的认识都是片面的、非历史的,甚至是唯心主义的。

本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些文艺工作者不深入社会、不熟悉生活、不懂得市场经济、不了解复杂的现实,当然就不可能把握当今社会中的人。毛泽东之所以解决了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深知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表现,所以,民主革命获得了胜利。鲁迅和毛泽东是相通的,他不仅敬佩中国农民的勤奋、勇敢精神,而且明了中国农民的“国民性”,他深知对这“不幸”“不争”引起疗救的必要。所以,鲁迅笔下的阿Q等形象,获得了世界意义,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我们这样分析,无意将毛泽东的政治和鲁迅的艺术等同,而是在说,只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就会是深刻的。当然也不是有意将艺术哲学化,因为这二者的规定性不同。更不是说,有深刻洞察力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但作家如具备这一修养,对艺术一定是有益的。

这几年,有些理论界人士避开文艺工作者世界观问题,似乎一谈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就是庸俗社会学,就是“左”。但是,事实却

无法回避。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不断协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时刻都在发生,协调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主观世界不改造,客观世界的改造就是一句空话。在一段时间里,文艺的商品化倾向、理论和创作的西化表现、大众审美文化的扭曲、创作心理的错位、艺术道德的失范与人文精神的丧失、语言的趋洋、媚俗等等,这些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不良现象,是与精神文明建设相悖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对待,但有一条原因是应当重视的,那就是在商品大潮中,湮没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怎么可能对现实关系作出正确判断呢?当然不是说世界观等于创作,但世界观对创作毕竟是重要的。固然古代一些作家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创作出一些杰出作品,但他们的思想、方法中一定具有某些与那个时代的某些先进思想、方法同步的成分。

理论上把人的本质抽象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简单划一。时空转换、社会进程,生产与再生产、人与人的关系、事物的交替等等,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甚至难以预料。如果把社会关系梳理一下,按着概念和范畴归纳,大致如次:(1)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划分,由人的劳动实践与自然结成关系,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进而,这种生产力发展密切并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使生产力获得了社会形式,就构成了生产关系系统。(2)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运动的基础上,派生出上层建筑以及其他关系,建立起政治、法律制度及哲学、伦理道德、宗教、艺术观念等意识形态。(3)从主体范围看,可以划分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集团力量之间的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众多纷纭的社会关系中,始终贯穿人的活动,通过人的各种实践实现客观必然联系,所以,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同样,离开社会也就没有人的活动,所以,人不是栖息社会之外的抽象物。至于个人是什么

样的,主要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曾经有人提出批评,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导致了庸俗社会学,使艺术僵化。我以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起码是一种误解。首先,马克思并未把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说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他还谈到人的本质的其他方面。第二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把握人的本质,恰恰避免了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对人的抽象理解,并把实践观点注入其中,使理论充满了活力,成为开放的、发展的学说体系。第三艺术的僵化是由于艺术教条和创作的不思进取造成的,把所描写的对象——自然、社会、人简单化、概念化,特别是把人当作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或者是对复杂社会现实不作深入的研究,只满足自己的一点感觉,这样,艺术是无法创新的。这些作法,都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最后,当代哲学和文学的新教条倒是应该警惕,一些人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和作品当作范本,进而把他们关于人的观点用于中国,这种不顾实际生搬硬套,使我们有的文学远离现实,成了与群众很隔膜的东西。这里我想多说几句,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理性专制的反动,它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是积极的,但它关于人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相悖的,它把人看作是独立社会之外的个人,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个人的实现是唯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称赞个性自由、孤独感、排他性,在文学作品中甚至把这些当作高尚品质加以颂扬。其实,个人、个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每个人的要求和行为与社会的决定作用也是统一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考虑到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并且权衡这一行为和选择的价值,往往这一行为和选择是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马克思曾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① 有的作品描写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获得的成功,往往不注意描写这种成功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必然联系,没有刻画出社会呼唤给成功者注入的生机,所以作品人物和思想显得单薄。人的实践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里不妨再引一段马克思的话:“(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② 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批评小说《巴黎的秘密》作者没有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对今天一些作家来说,仍具有说服力。

四

如果说人的本质的自然方面,还带有原初(前人)的属性的话,那么,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已打上各种实践的烙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又如何看待呢?人的这种自由自觉活动贯穿整个人类史,承认人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就是对人思维性和能动性的肯定,这是人的高级本质,也是最终区别动物的本质。人确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要是他来源于动物,就必然具有动物性。但是,我们在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决不只因为这一点,恰恰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是人思维的成果,是因为人对自然关系的能动性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③ 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就因为人组成了社会,但这种社会与动物之间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会”是不同的,人的社会往往是有意识的组织,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表现出人的各种实践的丰富性,并且以实践为动力,发展和创造出社会的新阶段。就意识而言,似乎动物也有某种意识(那怕是本能的),但人的意识具有辩证思维特点,这是任何动物所不具备的,正因为人具有这一特点,才能把自然、社会、思维统一起来。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人不但以外在事物为对象,而且也以自己为对象,人在占有和支配他物的同时,也在占有和支配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与一定对象发生关系的同时,又以这个对象为中介使活动返回自身,同自身发生对象性关系。这样,人同对象的关系就中介着他同自身的关系,他同自身的关系又中介着他同对象的关系。人在实践中这种双重关系表现出人的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生动性。如果我们的作家只是为了金钱去写作,遵照书商的指示去写作,迎合庸俗欣赏口味去写作,他就必然失去自由精神生产者的能动性,他就失去了自觉存在的本质。

过去的哲学家,不是把人当作自然的奴隶,就是把人看成自然的主人。把人当作自然的奴隶者,就认为人是无能的,人生下来就应受苦受难(原罪),所以,就出现了悲观主义的小说、戏剧、绘画等作品。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主人者,就认为人是上帝之子,他们能主宰万物,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是帝王、将相、贵人、有产者,这是前定的,所以,就有人创作颂扬唯心主义永恒的作品。马克思与这二者不同,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①可见,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

在自然的关系中,既具现实性,又表现出自由自觉性,现实性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自由自觉性说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是有目的有意志的,过程的结果,在人劳动开始时就已在表象中存在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这一思想已萌芽,他认为劳动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是生命的飞跃,这是与动物的主要区别。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人要实现自由自觉,必须从现实出发,经过劳动(指广义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创造。这样,劳动在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中,就具本体论意义。从而可以看出,是劳动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人学的首要观点,把实践观点引入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就意味着人的这一本质不是天生就有的,人必须超越“物”的属性,实现对“物”的规律的认识,才能获得这一规定。人通过实践才会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片面走向全面。实践就在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是通过实践达到组合和统一,通过实践使自然、社会、人保持完整性。自由自觉的人不应该是单面人,性格是多重的,思想是多义的,人格是多样的,不能把人机械划一。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具有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的生存方式不断变化,人在其中的历史不断发展,这变化和发展既是实践造成的,又是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通过以上这些分析,可以说,实践在人的每次提升中,甚至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上讲,都具有本原性,没有实践活动(人的感性活动),就没有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

市场经济是实践的大舞台,它具有广阔的天地,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使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走上新的阶梯。过去人们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而市场经济却给生产力发展注入活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